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十八則

利涉大川

易卦辭稱利涉大川者七不利涉者一爻辭稱利涉者二用涉者一不可涉者一需訟未濟指坎體而言益中字指巽體而言渙指坎巽而言蓋坎為水有大川之象而巽為木木可為舟楫以濟川故易之彖曰木道乃行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虛渙之彖曰乘木有功又舟楫之利實取諸渙正合二體以取象也謙





豐則中爻有坎同人太畜則中爻有巽頤之  
反對大過方有巽體五去之遠所以言不可  
涉上則變而之對卦故涉利云

光武弃馮衍

漢室中興固皆光武之功然更始既即天子  
位光武受其爵秩北面為臣矣及平王即定  
河北詔令罷兵辭不受召於是始貳焉更始  
方困於赤眉而光武殺其將謝躬苗曾取洛  
陽下河東翻為腹心之疾後世以成敗論人

故不復議予謂光武知更始不材必敗大業  
逆取順守尚為有辭彼鮑永馮衍始堅守并  
州不肯降下聞更始已亡乃罷兵來歸曰誠  
慙以其衆幸富貴其忠義之節凜然可稱光  
武不能顯而用之聞其言而不悅永後以它  
立功見用而衍終身擯斥群臣亦無為之言  
者吁可歎哉

恭顯議蕭望之

弘恭石顯議置蕭望之於牢獄漢元帝知其



不肯就吏而訖可其奏望之果自殺帝召顯  
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乃已王氏五侯  
奢僭成帝內銜之一旦赫怒詔尚書奏誅薄  
昭故事然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實憲恃宮  
掖聲勢奪公主園章帝切責有孤雛腐鼠之  
比然竟不繩其罪三君之失政前史固深譏  
之矣司馬公謂元帝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  
顯以為必無憂其欺既明終不能治可謂易  
欺而難寤也予謂師傅大臣進退罪否人主

當決之於心何為謀及宦者且望之先特已  
嘗下廷尉矣使其甘於再辱忍耻對吏將遂  
以恭顯之議為是耶望之死與不死不必論  
也成帝委政外家先漢顛覆章帝仁柔無斷  
漢遂衰皆無足責

### 鼂錯張湯

鼂錯為內史言事輒聽幸傾九卿及為御史  
大夫權任出丞相右張湯為御史每朝奏事  
國家用日忤丞相取克位天下事皆決湯蕭



望之為御史意輕丞相遇之無禮三人者賢  
否雖不同然均為非誼各以它事至死抑有  
以致之邪

逸詩書

逸書或詩雖篇名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  
復可考而孔安國注尚書杜預注左傳必欲  
強而為之說書汨作注云言其治民之格單  
作明居注云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  
左傳國子賦轡之柔矣注云義取寬政以安

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如此之類予頃教授  
福州日林之奇少穎為書學諭講帝釐下土  
數語曰知為之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  
也不知為不知九共橐飮略之可也其說最  
純明可喜林君有書解行於世而無此語故  
為表出之

刑罰四卦

易六十四卦而以刑罰之事著於大象者凡  
四焉噬嗑曰先王以明罰勅法豐曰君子以



折獄致刑賁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  
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噬嗑旅上卦  
為離豐賁下卦為離離明也聖人知刑獄為  
人司命故設卦觀象必以文明為主而後世  
付之文法俗吏何邪

巽為魚

易中所言魚皆指巽也姤卦巽下乾上故九  
二有魚九四無魚井內卦為巽故二有射鮒  
之象中孚外卦為巽故曰豚魚吉利卦五陰

而一陽方一陰自下生變乾為姤其下三爻  
乃巽體也二陰生而為遯則六二九三九四  
乃巽體三陰生而為否則六三九四九五乃  
巽體四陰生而為觀則上三爻乃巽體至五  
陰為剝則巽始亡故六五之爻辭曰貫魚蓋  
指下四爻皆從巽來如魚駢頭而貫也或曰  
說卦不言巽為魚今何以知之曰以類而知  
之說卦所以不該者多矣如長子長女中女  
少女見於震巽離兌中而坎艮之下不言為



中男少男之類它可推也

三省長官

中書尚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  
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略等侍中但為加官在  
東漢亦屬少府而秩稍增尚書令為千石然  
銅印墨綬雖居幾要而去公卿甚遠至或出  
為縣令魏晉以來浸以革重唐初遂為三省  
長官居真宰相之任猶列三品大曆中乃升  
正二品入 國朝其位益尊叙班至在太師

之上然只以為親王及使相兼官無單拜者  
見任宰相帶侍中者才五人范魯公質趙韓  
王普丁晉公謂馮魏公極韓魏王琦尚書令  
又最貴徐宗王外不以假人趙韓王韓魏王  
始贈貞令韓公官止司徒及贈尚書令乃詔  
自今改不加贈蓋不欲以三師之官贅其稱  
也政和初蔡京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  
而不置尚書令以為  
太宗皇帝曾任此官殊不知乃唐之太宗為



之故郭子儀不敢拜非本朝也

王珪李靖

杜子美送重表姪王評事詩云我之曾老姑  
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特歸為尚書婦隋朝  
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未入門荒年自餬  
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敝頃羞頗珍寂  
寥人散後云云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尚  
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

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  
時在坐負氣驚戶牖及乎正觀初尚書踐台  
斗夫人常有輿上殿稱萬壽至尊均媿叔盛  
事垂不朽觀此詩疑指王珪珪相唐太宗贈  
禮部尚書然細考其事大不與史合蔡絛詩  
話引唐書列女傳云珪母盧氏識房杜必貴  
質之此詩則珪母乃杜氏也桐江詩話云不  
特不姓盧乃珪之妻非母也予按唐列女傳  
元無此事珪傳末只云始隱居時與房玄齡



杜如晦善二人過其家母李窺之知其必貴  
蔡說妄云有傳又誤以李為盧皆不足辨但  
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以權  
相傾珪為太子中允說建成曰秦王功蓋天  
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長年位居東宮無大  
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宜自擊  
之以取功名建成乃請行其後楊文幹之事  
起高祖責以兄弟不睦歸罪珪等而流之太  
宗即位乃召還任用久之宴近臣於丹霄殿

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  
得同此宴上曰珪徵盡心所事我故用之然  
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唐書載李氏事亦  
采之小說恐未必然而杜公稱其祖姑事不  
應不實且太宗特宰相別無姓王者貞不可  
曉曰又以杜光庭虬鬚客傳云隋陽帝幸江  
都命楊素留守西京李靖以布衣往謁竊其  
一妓道遇異人與俱至太原因劉文静以見  
州將之子言其真英主傾家資與靖使助創



業之舉即太宗也按史載唐公擊突厥靖察  
有非常志自因上急變後高祖定京師將斬  
之而止必無先識太宗之事且煬帝在江都  
時楊素死已十餘年矣此一傳大抵皆妄云

### 虎夔藩

黃魯直宿舒州太湖觀音院詩云汲烹寒泉  
窟伐燭古松根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夔  
字甚新其言蓋抵觸之義而莫究其所出惟  
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云課穎人入谷斬陰木

晨征暮返我有藩籬是缺是補旅次于小安  
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黑暗撞突夔  
人屋壁列樹白樹鏝焉墻實以竹示式過為  
與虎近混淪乎無良實客其詩句有云藉汝  
跨小籬乳獸待人肉虎穴連里閭久客懼所  
觸乃知魯直用此序中語然杜公在夔府所  
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  
義魯直蓋誤用又寺齋睡起絕句云人言九  
事八為律儻有海船吾欲東按主父偃傳上



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謂八事為律令而言則為字當作去聲讀今曹直似以為平聲恐亦誤也

曹操用人

曹操為漢鬼域君子所不道然知人善任使實後世之所難及荀彧荀攸郭嘉皆腹心謀臣共濟大事無待贅說其餘智效一官權分一郡無小無大卓然皆稱其職恐閩中諸將為害則屬司隸校尉鍾繇以西事而馬騰韓

遂遣子入侍當天下一亂離諸軍乏食則以棗祇任峻建立屯田而軍國饒裕遂芟群雄欲復鹽官之利則使衛覲鎮撫關中而諸將服河東未定以杜畿為太守而衛固范先束手禽戮并州初平以梁習為刺史而邊境肅清揚州陷於孫權獨有九江一郡付之劉馥而恩化大行馮翊困於鄗盜付之鄭渾而民安寇滅代郡三單于恃力驕恣裴潛單車之郡而單于龍唇方得漢中命杜襲督留事而百



姓自樂出徙於洛鄴者至八萬口方得馬超  
之兵聞當發徙驚駭欲變命趙儼為護軍而  
相率還降致於東方者亦二萬口凡此十口  
其為利豈不大哉張遼走孫權於合肥郭淮  
拒蜀軍於陽平徐晃却關羽於樊皆以少制  
衆分方面憂操無敵於建安之時非幸也

### 漢士擇所徙

漢自中平黃巾之亂天下震擾士大夫莫不  
擇所徙以為全身遠害之計然非豪傑不能

也荀彧少時以潁川四戰之地勸父老亟避  
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往冀州  
袁紹待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  
去而從曹操其鄉人留者多為賊所殺袁紹  
遣使迎汝南士大夫和洽獨往荊州劉表以  
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避爭地也昏  
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不去讒慝將興遂南  
之武陵其留者多為表所害曹操牧兗州陳  
留太守張邈與之親友郡士高柔獨以為邈



必乘間為變率鄉人欲避之衆皆以曹張相親不然其言柔舉宗適河北邈果叛操郭嘉初見袁紹謂其謀臣辛評等曰智者審於量主袁公多端寡要好謀無決難與共濟大難吾將更舉以求諸子盍去乎評等曰袁氏今最強去將何之嘉不復言遂去依曹操操召見與論天下事出曰負吾主也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欽數見奇於表襲曰所以俱來者欲全身以待時耳子若見能不巳非吾徒

也及天子都許儼曰曹鎮東必能濟華夏吾知歸矣遂詣操河間邢顒在無終聞操定冀州為田疇曰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疇曰顒天民之先覺者也孫策定丹陽呂範清暫領都督策曰子衡巳有大衆豈宜復屈小職範曰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從之周瑜聞策聲問便推結分好及



策卒權立瑜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服  
事焉諸葛亮在襄陽劉表不能起一見劉備  
事之不疑此諸人識見如是安得困於亂世  
哉

### 劉公榮

王戎詣阮籍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  
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  
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  
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曰

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  
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此事見戎傳  
而世說為詳又一事云公榮與人飲酒雜穢  
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  
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  
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二者稍不同  
公榮待客如是費酒多矣顧不蒙一杯於人  
手東坡詩云未許低頭拜東野徒言共飲勝  
公榮蓋用前事也



元豐官制

元豐官制初成欲以司馬公為御史大夫又將俟建儲時以公及呂申公為保傅元祐初起文潞公於既老議處以侍中中書令為言者所攻乃改平章軍國重事自後習以為制不復除此等官以為前無故事其實不然也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中批右正言張扶除太常卿執政言自來太常不置卿遂改宗正復言之乃以為國子祭酒近歲除莫濟

祕書監濟辭累日然後就職已而李壽陳騃鄭丙皆為之均曰職事官何不可除之有

耳餘袁劉

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



者而忍為此邪

周漢存國

周之初諸侯千八百國至王赧之亡所存者才八國耳七戰國與衛也然趙韓魏分晉而立齊田氏代姜而與其有土各不及二百年俱非舊邦秦始皇乃呂氏子楚幽王乃黃氏子所謂羸芋之先當不歆非類然則惟燕衛二姬姓存而衛至胡亥世乃絕若以為呂公康叔之德則周公豈不及乎漢列侯八百餘

人及光武而存者平陽建平富平三侯耳建平以先降梁王永奪國平陽為曹參之後富平為張安世之後參猶有創業之功若安世則湯子也史稱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然輕重其心殺人亦多矣獨無餘殃乎漢侯之在王莽朝皆不奪國光武乃但許宗室復故餘皆除之雖鄼侯亦不紹封不知曹張兩侯何以能獨全也

曹操殺楊脩



曹操殺楊脩之後見其父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古文死載操與彪書數脩之罪以為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將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且贈彪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驂騮馬一匹四望通幃七香車一乘驅使二人又遺其妻裘鞞有心青衣二人錢絹甚厚卞夫人亦與袁夫人書云賢郎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明公性急輒行軍法以衣服文絹房子官錦香車送之彪及袁夫人皆答書引愆致謝是時漢室將亡政在曹氏袁公四世宰相為漢宗臣固操之所忌彪之不死其手幸矣嗚呼危哉

### 古人重國體

古人為邦以國體為急初無小大強弱之異也其所以自待及以之待人亦莫不然故執言脩辭非賢大夫不能盡楚申舟不假道于



宋而聘齊宗華元止之曰過我而不假道鄙  
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及楚子圍宋既急猶曰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鄭三卿為盜所  
殺餘盜在宋鄭人納賂以請之師慧曰以千  
乘之相易淫樂之賂宋無人焉故曰子罕聞  
之固請而歸其賂晉韓宣子有環在鄭商謁  
諸鄭伯子產弗與曰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  
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大國令

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晉合諸侯于  
平丘子產爭貢賦之次子大叔咎之子產曰  
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鄭駟偃娶于晉偃卒  
鄭人舍其子而立其弟晉人來問子產對客  
曰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  
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楚囚鄭印  
董父獻于秦鄭以貨請之子產曰不獲受楚  
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  
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弗



從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讀此數事知春秋列國各數百年其必有道矣

容齋隨筆卷第十二

容齋隨筆卷第十三

諫說之難

韓非作說難而死於說難蓋諫說之難自古以然至於知其所欲說迎而拒之然則至於言聽而計行者又為難而可喜者也秦穆公執晉侯晉陰飴甥往會盟其為晉游說無可疑者秦伯曰秦伯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曰必報讎君子曰必報德秦伯曰國謂君何曰小人謂之不免君子以為必歸以德為怨秦不



其然秦遂歸晉侯秦伐趙趙求救於齊齊欲  
長安君為質太后不肯曰復言者老婦必唾  
其面左師觸龍顏見后盛氣而胥之入知其  
必用此事來也左師徐坐問后體所苦繼乞  
以少子補黑衣之缺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  
手曰甚於婦人然後求及女燕后乃極論趙  
王三世之子孫無功而為侯者禍及其身后  
既寤則言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於是后曰  
恣君之所使長安遂出質范雎見踈於秦蔡

澤入秦使人宣言感怒雎曰燕客蔡澤天下  
辯士也彼一見秦王必奪君位雎曰百家之  
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欲奪  
我位乎使人召澤謂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  
有之手對曰然即引商君吳起大夫種之事  
雎知澤欲困已以說謬曰殺身成名何為不  
可澤以身名俱全之說誘之極之以閔天周  
公之忠聖今秦王不倍功臣不若秦孝公楚  
越王雎之功不若三子勸其歸相印以讓賢



睢竦然失其宿怒忘其故辯敬受命延入為上客卒之代為秦相者澤也秦始皇遷其母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殺之死者二十七人矣茅焦請諫王召饒將烹之焦數以桀紂狂悖之行言未絕口王母子如初呂甥之言出於義左師之計伸於愛蔡澤之說激於理若茅焦者真所謂磨虎牙者矣范睢親困穰侯而奪其位何遽不如澤哉彼此一時也

韓馥劉璋

韓馥以冀州迎袁紹其僚耿武閔純李暹趙浮程渙等諫止之馥不聽紹既至數人皆見殺劉璋迎劉備主簿黃權王累名將楊懷高沛止之璋遂權不納其言二將後為備所殺王浚受石勒之詐督護孫綿及將佐皆欲拒勒浚怒欲斬之果為勒所殺武純懷沛諸人謂之忠於所事可矣若云擇君則未也嗚呼生於亂世至死不變可不謂賢矣乎

蕭房知人



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  
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  
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亡雙必欲爭天下非  
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  
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  
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  
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  
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  
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樊噲從高祖起豐沛

勸霸王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  
信羞與為伍唐儉贊太宗建大策發蒲津之  
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  
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能羅之與猩猩耳  
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  
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竄蕭房於  
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踐而至矣

俞似詩

英州之北三十里有金山寺予嘗至其處見



法堂後壁題兩絕句僧云廣州鈴轄俞似之  
妻趙夫人所書詩云洒落不凡而字畫徑四  
寸道健類薛稷極可喜數年後又過之僧空  
無人壁亦隳圯猶能追憶其語為紀於此其  
一云莫遣鷓鴣飽一呼將軍誰志滅匈奴年  
來萬事仄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其二云轉  
食膠膠擾々間林泉高步未容攀興來尚有  
平生履管領東南到處山蓋似所作也

吳激小詞

先公在燕山赴北人張勔侍御家集出侍兒  
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可憐扣其故乃宣  
和殿小宮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  
短句紀之聞者揮淚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  
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  
家恍然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  
青衫濕淚同是天涯激字彥高米元章婿也

君子為國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古之為國言辭抑



揚率以有人無人占輕重晉以詐取士會於秦繞朝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楚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宋受鄭賂鄭師慧曰宋必無人魯盟臧紇之罪訖曰國有人焉賈誼論匈奴之媢悔曰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後之人不能及此然知敵之不可犯猶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一士重於九鼎豈不信然

兌為羊

兌為羊易之稱羊者凡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刳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内外卦為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為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為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為兌也上而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



耳

晏子揚雄

齊莊公之難晏子不死不亡而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及崔杼慶封盟國人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晏子此意正與豫子所言衆人遇我之義同特不以身殉莊公耳至於毅然據正以社稷為辭非豫子

可比也揚雄仕漢親蹈王莽之變退託其身於列大夫中不與高位者同其死抱道沒齒與晏子同科世儒或以劇秦美新貶之是不然此雄不得已而作也夫誦述新莽之德正能美於暴秦其深意固可知矣序所言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真以戲莽耳使雄善為諛佞撰符命稱功德以邀爵位當與國師公同列豈固窮如是哉

一以貫之



一以貫之之語聖賢心學也夫子以告曾子  
子貢而學者猶以為不同尹彥明曰子貢之  
於學不及曾子也如此孔子於曾子不待其  
問而告之曾子復深諭之曰唯至於子貢則  
不足以知之矣故先發多學而識之之問果  
不能知之以為然也又復疑其不然而請焉  
方告之曰予亦以貫之雖聞其言猶不能如  
曾子之唯也范淳父亦曰先攻子貢之失而  
後語以至要予竊以為二子皆孔門高弟也

其聞言而唯與夫聞而不復問皆已默識於  
言意之表矣世儒所以卑子貢者為其先然  
多學而識之之旨也是殆不然方聞聖言如  
是遽應曰否非弟子所以敬師之道也故對  
曰然而即繼以非與之問豈為不能知乎或  
者至以為孔子擇而告參賜蓋非餘人所得  
聞是又不然顏氏之子冉氏之孫豈不足以  
語此乎曾子於一唯之後適門人有問故發  
其忠恕之言使子貢是時亦有從而問者從



必有以詔之矣

裴潛陸侯

曹操以裴潛為代郡太守服烏丸三單于之亂後召潛還美其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治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怨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單于反問果至元魏以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諸

莫弗訟侯嚴急無息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使孤代侯侯既至言曰不過期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世祖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孤而叛帝召侯問曰何以知其然侯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制之以法使知分限而諸莫弗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悅其稱譽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孤必將復以法裁之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帝然之裴潛陸侯可謂知而治之矣道鄭子產戒子



大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大叔不忍猛而寬是以致官符之盜故孔子  
有寬猛相濟之說烏丸高車不知禮法裴陸  
先之以威使其久而服化必漸施之以寬政  
矣後之人讀紙上語專以鷹擊毛摯為治而  
不思救弊之術無問華夷吾見其敗也

拔亡為存

燕樂毅伐齊下七十餘城所存者唯莒即墨  
兩城耳賴田單之力齊復為齊尺寸之士無

所失曹操牧兖州州叛迎呂布郡縣八十城  
皆應之唯鄆城范東阿不動賴荀彧程昱之  
力卒全三城以待操州境復安吉之人拔亡  
為存轉禍為福如此多矣靖康建炎間  
國家不競秦魏齊韓之地名都大邑數里翦  
而為戎越五十年矣以今準古豈曰無人乎哉

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  
略然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



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為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已者此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比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為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

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年為威名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為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為吳非偶然也

### 東坡羅浮詩

東坡遊羅浮山作詩示宗黨其末云負書從我盍歸去群仙正草新宮銘汝應奴隸蔡少霞我亦李孟山玄卿坡自注曰唐有夢書新



宮銘者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略曰良常  
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崇軒轅：又有蔡  
少霞者夢人遣書碑銘曰公昔乘魚車今獲  
瑞雲躅空仰塗綺輅輪囷其末題云五雲書  
閣吏蔡少霞書予按唐小說薛用弱集異記  
載蔡少霞夢人召去令書碑題云蒼龍溪新  
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其詞三十八句不  
聞有五雲閣吏之說魚車瑞雲之語乃逸史  
所載陳幻霞事云蒼龍溪主歐陽某撰蓋東

坡誤以幻霞為少霞耳玄卿之文嚴整高妙  
非神仙中人松叔夜李太白之流不能作今  
紀于此云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崇  
軒轅：雕珉盤礎鏤檀竦紫碧瓦鱗差瑤階  
朐截閣凝瑞霧棲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俸  
闡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飆遐集聖日俯斯  
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  
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  
不動蘭幢互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



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变玄雲  
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  
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建  
予頃作廣州三清殿碑倣其體為銘詩曰天  
池北陞越東領鹿銀宮旗々瑤殿轟々陞納  
九齒闔披四目楯角儲清簷牙袞絳雕牖珉  
間鏤盈熠煜元尊端拱泰上秉籙繡黼周張  
神光睟穆寶帳流々黃溫幘結綠翠鳳干旗  
紫霓溜禱星伯振鷺仙翁立鵠昌明侍几眉連  
捧燾月節下墮犧輪旁燭凍雨清塵商雲散  
穀鈞籟虛徐流鈴祿續童初渟潛勾漏蓄縮  
嶽君有衡海帝維儵中邊何護時節朝宿颺  
母淪威瘡妃謝毒丹痊罷徼赤子纍福億齡  
聖壽萬世宗籙凡四十句讀者或許之然終  
不近也

魏明帝容諫

魏明帝時少府楊阜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  
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



曰禁密不得宣露卓怒杖一百赦之吏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房玄齡高士廉問少府少監竇德素北門近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大怒謂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耳北門小小營造何預君事耶玄齡等拜謝夫太宗之與明帝不待比擬觀所以責玄齡之語與夫嚴憚楊阜之事不迨遠矣賢君一話一言為後言世法哉魏史以謂羣臣直諫之言帝雖不能盡用然皆

優容之雖非誼主亦可謂有君人之量矣

漢世謀於衆

兩漢之世事無小大必謀之於衆人予前論之矣然亦有持以藉口掩衆議者霍光薨後宣帝出其親屬補吏張敞言朝臣宜有明言霍氏顛制請罷三侯就第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今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哀帝欲封董賢等王嘉言宜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然後乃加



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各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成帝初封淳于長其事亦議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哀帝乃止是知委曲遷就使思出君上過歸於下漢代多如此也

### 國朝會要

國家會要自元豐三百卷之後至寧宗政和間復置局修纂宣和初王黼秉政罷修書五

十八所時會要以進一百十卷餘四百餘亦成但局中欲節次覲賞故未及上既有是命局官以謂若朝廷許立限了畢不過三兩月可以投進而黼務悉矯蔡京所為故一切罷之官吏既散文書皆為弃物矣建炎三年外舅張淵道為太常博士特禮寺典籍散佚亡幾而京師未陷公為宰相言宜遣官往訪故府取見存圖籍悉輦而來以備掌故此若緩而甚急者也宰相不能用其後逆豫竊據鞠



為煨燼吁可惜哉

孫臏減竈

孫臏勝龐涓之事兵家以為奇謀予獨有疑焉云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方師行逐利每夕而與此役不知以幾何人給之又必人人各一竈乎龐涓行三日而大喜曰齊士卒亡者過半則是所過之處必使人枚數之矣是豈救急赴敵之師乎又云度其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

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遂伏萬弩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夫運行遲速即他人所料安能必其以暮至不差而畧刻乎古人坐於車中既云暮矣安知樹間之有白書且必舉火讀之乎齊弩尚能俱發而涓讀八字未畢皆深不可信殆好事者為之而不精考耳

蠱鳥之智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鬪捕之者掃落葉為城  
置媒其中而隱身于後操罔焉激媒使之鳴  
聞者隨身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鬪而罔  
已起無得脫者蓋目既閉則不復見人鷓鴣  
性好潔獵人於茂林間淨掃地稍散穀于上  
禽往來行遊且步且啄則以糲竿取之麕行  
草莽中畏人見其跡但循一徑無問遠近也  
村民結繩為纆置其所行處麕足一絀則倒  
懸於枝上乃生獲之江南多土蜂人不能識  
其穴往往以長紙帶粘於肉蜂見之必銜入  
穴乃躡尋得之重取其子虫鳥之智自謂周  
身矣如人之不仁何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前輩議論有出於率然不致思而於理近礙者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林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邪予謂三百篇固有所謂女婦小賤所為若周公召康公穆公衛武公芮伯凡伯尹吉甫



仍叔家父蘇公宋襄公秦廣公史克公子素  
其姓氏明見於大序可一槩論之手且七月  
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本自言農民出入  
之時耳鄭康成始并入下句皆指為蟋蟀正  
已不然今直稱此五句為深於文章者豈其  
餘不能過此乎以是論詩隘矣

### 漢祖三詐

漢高祖用韓信為大將而三以詐臨之信既  
定高祖自咸皐度河晨自稱漢使馳入信

壁信未起即其卧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  
之項羽死則又襲奪其軍卒之偽游雲夢而  
縛信夫以豁達大度開基之主所行乃如是  
信之終於謀逆盖有以啓之矣

### 有心避禍

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然有不可見  
槩論者董卓執盜國柄築塢於郿積穀為三  
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殊不知  
一敗則掃地豈容老於塢耶公孫瓚據幽州



築京於易地以鐵為門樓橢千重積穀三百萬斛以為足以待天下之變殊不知梯衝舞於樓上城豈可保耶曹爽為司馬懿所奏旦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暮耳富可復得也張華相晉當賈后之難不能退少子以中台星圻勸其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竟為趙王倫所害方事勢不容髮而欲以靜待又可也他人無足言華博物有識亦闇於幾

事如此哉

蹇解之險

蹇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諸爻皆有蹇難之辭獨六二重言蹇、說者以為六二與九五為正應如臣之事君當以身任國家之責雖蹇之又蹇亦匪躬以濟之此解釋文義之旨也若尋繹爻畫則有說焉蓋外卦一坎諸爻所同而自六二推之上承九三六四又為坎體是一卦之中已有二坎也故重言之解



卦坎下震上動而免手險矣六三將出險乃  
有負乘致寇之咎豈非上承九四六五又為  
坎手坎為輿為盜既獲出險而復蹈焉宜其  
可醜而致戎也是皆中文之義云

### 士之處世

士之處世視富貴利祿當如優伶之為參軍  
方其搢几正坐噫嗚訶董群擾拱而聽命戲  
罷則亦已矣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  
物以上元清明言之方少年壯盛晝夜出游

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悵然移日不能忘老  
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都金珠珍  
玩當如小兒之弄戲劇方雜然前陳疑若可  
悅即委之以去了無戀想遭橫逆機穽當如  
醉人之受罵辱耳無所聞目無所見酒醒之  
後所以為我者自若也何所加損哉

### 張全義治洛

唐洛陽經黃巢之亂城無居人縣邑荒地僅  
能築三小城又遭李罕之爭奪但遺餘堵而



已張全義招懷理葺復為壯藩五代史於全義傳書之甚略資治通鑑雖稍詳亦不能盡輒采張文定公所著縉紳舊聞記芟取其要而載于此取今荆襄淮沔創痍之餘綿地數千里長民之官用守邊保障之勞超皆擢職不知幾何人其真能髣髴全義所為者吾未見其人也豈局於文法譏議有所制而不得騁乎全義始至洛於麾下百人中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

八縣中令召農戶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而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之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戶至數千於農隙時選丁夫教以弓矢鎗劍為坐作進退之法行之一二年得丁夫二萬餘人有盜賊即時擒捕闕市之賦迨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內號為富庶於是奏每縣除令主簿之



喜民力耕織者知某家蚕麥善必至其家悉  
召老幼親慰勞之賜以酒食茶絲遺之布衫  
裙袴喜動顏色見稼田中無草者必下馬觀  
之台田主賜衣服若禾下有草耕地不熟則  
集衆決責之或訴以闕牛則召責其隣伍曰  
此人少牛何不衆助自是民以耕桑為務家  
家有蓄積水旱無飢人在洛四十餘年至今  
廟食嗚呼今之君子其亦肯以全義之心施  
諸人手

### 博古圖

政和宣和間朝表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  
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匱因取一  
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于此父癸  
匱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為之說曰周之君臣  
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  
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  
銘曰公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為號及稱父甲  
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之知矣



獨於此器表為周物且以為癸公之子稱其  
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匱之銘曰仲姑義母  
作則為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偁姑而已次  
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姑  
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姑  
姓女多矣安知此為偁姑杜祁但上之在讓  
豈可便為母哉既言仲姑自名又以為襄公  
為杜祁所作然則為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  
漢注水匱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

日制則為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為  
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案漢書  
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貞  
位遂以其日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安有明年  
却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  
齊侯作楚姬寶盤則為之說曰楚與齊從親  
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  
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  
齊楚之為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



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為驕暴嘗稱東帝  
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銷  
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為之說曰梁山銅者紀  
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為國之富則  
銅有自來矣夫即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  
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  
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

士大夫論利害

士大夫論利害固當先陳其所以利之實然

於利之中而有小害存焉亦當科別其故使  
人主澤而處之乃合毋隱勿欺之誼趙克國  
征先零欲罷騎兵而屯田宣帝恐虜聞兵罷  
且攻擾田者克國曰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  
原未可卒禁誠令兵出而虜絕不為寇則出  
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非所以視  
蠻夷也班勇乞復置西城校尉議者難曰班  
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曰今置州牧以  
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



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  
勢必弱為患微矣若勢歸北虜則中國之費  
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此二人論事可謂極盡  
利害之要足以為法也

舒元興文

舒元興唐中葉文士也今其遺文所存者才  
二十四篇既以甘露之禍死文宗因觀牡丹  
摘其賦中桀句曰向者如逐背者如訣拆者  
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怨仰者如悅為之泣

下予最愛其玉筋篆志論李斯李揚冰之書  
其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  
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  
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此銘有不見名  
言之妙而世或鮮知之

絕唱不可和

常應物在滁州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作詩  
曰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薪婦  
來煮白石欲持一樽酒遠慰風雨夕落葉滿



空山何處尋行迹其為高妙超詣固不容夸  
說而結尾兩句非復語言思索可到東坡在  
惠州依其韻作詩寄羅浮鄧道士曰一杯羅  
浮春遠餉采薇客遙知獨酌罷醉卧松下石  
幽人不可見清嘯聞月夕聊戲庵中人空飛  
本無迹劉夢得山園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  
寂寞回之句白樂天以為後之詩人無復措  
詞坡公做之曰山園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貞

與之齊驅獨此二者比之帝劉為不佞豈非  
絕唱寡和理自應爾邪

贈典輕重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從官丞郎直學士以降  
身沒大氏無贈典唯尚書學士有之然亦甚  
薄余襄公王素自工書得刑書蔡君謨自端  
明禮侍得吏侍耳元豐以後待制以上皆有  
四官之恩後遂以為帝典而致仕又遷一秩  
梁揚祖終寶文學士宣奉大夫既以致仕轉



光祿遂贈特進龍圖學士蓋以為銀青金紫特進只三官故增其職是從左丞得僕射也節度使舊制贈侍中或太尉官制行多贈開府秦檜創立檢校少保之例以贈王德用夢得張澄近歲王彥遂用之實無所益也元祐中王巖叟終於朝奉郎端明殿學士以嘗檢書樞密院故超贈正議大夫楊愿終於朝奉郎資政殿學士但贈朝請大夫以執政而贈即秩輕重為不侔皆掌固之失也

### 揚之水

左傳所載列國之語言書訊其辭旨如出一手說者遂以為皆左氏所作予疑其不必然乃若潤色整齊則有之矣試以詩證之揚之水三篇一周詩一鄭詩一晉詩其二篇皆曰不流束薪不流束楚却之谷風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雅之谷風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在南山之陰在南山之下在南山之側在浚之郊在浚之都



滑在河之溪山有樞隄有榆山有苞櫟隄有  
六駮山有嚴薇隄有杞棗言秣其馬言采其  
蟲言觀其旂言張其弓皆雜出於諸詩而興  
致一也蓋先王之澤未遠天下書同文師無  
異道人無異習出口成言皆止乎禮義是以  
不謀而同爾

### 李陵詩

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  
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

江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  
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  
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  
為可信也

### 大曲伊涼

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  
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為梁州唐人已多  
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  
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耶記十數悉以資談



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  
守管絃聲歎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鴈  
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  
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  
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  
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  
奏罷唱涼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  
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  
聲飛出舊涼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

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簫颯動江城  
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涼州曲昨夜蕃  
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  
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  
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詩也

元次山元子

元次山有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  
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紆作序予家有之  
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有於文編餘者大



氏澶漫矯亢而第八卷中所載審方國二十  
國事最為譎誕其略云方國之僮盡身皆方  
其俗惡圓設有問者曰汝心圓則兩手破骨  
露心曰此心圓邪圓國則反之言國之僮三  
口三舌相郭國之僮口以下直為一竅無手  
國足便於手無足國膚行如風其說頗近山  
海經固已不歸至云惡國之僮男長大則殺  
父女長大則殺母忍國之僮父母見子如臣  
見君無鼻之國兄弟相逢則相害觸國之僮

子孫長大則殺之如此之類皆悖理害教於  
事無補次山中與頌與日月爭光若此書不  
作可也惜哉

### 次山謝表

元次山為道州刺史作舂陵行其序云州舊  
四萬餘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  
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征來符牒二百餘  
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  
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



即獲罪戾吾將靜以安人待罪而已其辭甚  
苦大略云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朝食是  
草根暮食乃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朴之郵亭傳急符來往  
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催期欲令鬻兒  
女言發恐亂隨柰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  
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逋緩違詔令蒙責固  
所宜又賊退示官吏一篇言賊攻永破邵不  
犯此州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征

歛其詩云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  
隣境北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  
今彼征歛者迫之如火煎二詩憂民慘切如  
此故杜老以為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  
輦十數公落落參錯天下為邦伯天下少安  
立可待矣遂有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之  
句今次山集中載其謝上表兩通其一云今  
日刺史若無武略以致暴亂若無文才以救  
疲弊若不清廉以身率下若不變通以救特



須則亂將作矣臣料今日州縣堪征稅者無已幾破敗者實多百姓戀墳墓者蓋少思流亡者乃衆則刺史宜精選揀擇以委任之固不可俱限官次得之貨賄出之權門者也其二云今四方兵革未寧賦歛未息百姓流亡轉盛官吏侵刻日多實不合使凶庸貪穢之徒凡弱下愚之類以貨賂權勢而為州縣長官觀次山表語但因謝上而能極論民窮吏惡勸天子以精擇長吏有謝表以來未之見

也世人以杜老衰激之故或稍誦其詩以中興頌故誦其文不聞有稱其表者予是以備錄之以風後之君子次山臨道州歲在癸卯唐代宗初元廣德也

光武仁君

漢光武雖以征伐定天下而其心未嘗不以仁恩招懷為本隗囂受官爵而復叛賜詔告之曰若束手自詣保無他也公遜述據蜀大軍之征重滅矣猶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歎岑



彭受害自疑今以特自詣則家族全詔書手  
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遣馮異西征戒以平  
定安集為急怒吳漢殺降責以失斬將弔民  
之義可謂仁君矣蕭銑舉荆楚降唐而高祖  
怒其逐鹿之對誅之於市其隘如此新史猶  
以高祖為聖豈理也哉

容齋隨筆卷第十四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締  
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  
竽秋色正蕭灑美人為黃土况乃粉黛假當  
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  
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此老杜華玉  
宮詩也張文潛暮年在宛丘何大圭方弱冠  
往謁之凡三日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大圭



請其故曰此章乃風雅鼓吹未易為子言大  
圭曰先生所賦何必減此曰平生極力模寫  
僅有一篇稍似之然未可同日語遂誦其離  
黃州詩偶同此韻曰扁舟發孤城揮手謝送  
者山回地勢卷天豁江面瀉中流望赤壁石  
脚挿水下昏昏烟霞嶺歷歷漁樵舍居夷實  
三載隣里通假借別之豈無情老淚為一洒  
篙工起鳴鼓櫓輕健於馬聊為過江宿寂寂  
樊山夜此其音響節奏固似之矣讀之可默

諭也又好誦東坡梨花絕句所謂梨花淡白  
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  
人生看得幾清明者每吟一過必擊節賞歎  
不能已文潛蓋有省放此云

任安田仁

任安田仁皆漢武帝時能臣也而漢史載其  
事甚略褚先生曰兩人俱為衛將軍舍人家  
監使養惡齧馬仁曰不知人哉家監也安曰  
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後有詔募擇衛



將軍舍人以為郎會賢大夫趙禹來悉召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人者將軍上籍以聞詔召此二人帝遂用之仁刺舉三河時河南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河南太守石丞相子孫仁已刺三河皆下吏誅死觀此事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得人之盛誠非後世所及然班史言霍去病既貴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唯任安不肯去又言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與

褚生所書為不同杜周傳云兩子夾河為郡守治皆酷暴亦不書其所終皆闕也

杜延年杜欽

前漢書稱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論議持平合和朝廷杜欽在王鳳莫府救解馮野王王尊之罪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一朝殺九卿三人延年不能諫王章言王鳳之過天子感寤欲退鳳欽令鳳上䟽謝罪上一



忍廢鳳凰欲遂退欽說之而止章死衆庶免  
之欽復說鳳以為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  
為坐言事宜因章舉直言極諫使天下之咸  
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若此則流言消釋  
矣鳳白行其策夫新莽盜國權與於鳳凰且  
退而復行皆欽之謀若欽者蓋漢之賊也而  
謂當世善政出其手豈不繆哉

范曄作史

范曄在獄中與諸甥姪書曰吾既造後漢詳

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  
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唯志可推耳博  
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  
精意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  
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徃徃不減  
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  
已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  
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  
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畢之高自夸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  
過哉畢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  
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  
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

唐詩人有名不顯者

溫公詩話云唐之中葉文章特盛其姓名湮  
沒不傳於世者甚衆如河中府鶴雀樓有王  
之奐暢諸二詩二人皆當時所不數而後人  
擅詩名者豈能及之哉予觀少陵集中所載

韋迢郭受詩少陵酬答至有新詩錦不如自  
得隨珠覺夜明之語則二人詩名可知矣然  
非編之杜集幾於無傳焉又有嚴惲惜花一  
絕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  
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前人多不  
知誰作乃見於皮陸唱和集中大率唐人多  
工詩雖小說戲據鬼物假托莫不宛轉有思  
致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

蘇子由詩



蘇子由南窓詩云京城三尺雪雪盡泥方深  
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窓  
朝日昇展轉守林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  
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  
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  
東坡好書之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蓋淡簡  
遠得味外之味云

呼君為爾汝

東坡云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

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王公之貴天下  
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  
矣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古之人心  
口一致事從其真雖君臣父子之間出口而  
言不復顧忌觀詩書所載可知矣箕子陳洪  
範對武王而汝之金縢策祝周公所以告太  
王王季文王三世祖考也而呼之曰爾三王  
自稱曰予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  
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璧屏與珪殆近乎相



質責而邀索也天保報上之詩曰天保定爾  
俾爾戩穀閎宮頌君之詩曰俾爾富而昌俾  
爾昌而熾及節南山正月板蕩卷阿既醉瞻  
仰諸時皆呼王為爾大明曰上帝臨女指武  
王也民勞曰王欲玉女指厲王也至或稱為  
小子雖幽厲之君亦受之而不怒嗚呼三代  
之風俗可復見乎晉武王請命乎天子其大  
夫賦無衣所謂不如子之衣亦指周王也  
世事不可料

秦始皇并六國一天下東游會稽度浙江攔  
然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不知項籍已縱觀  
其旁劉季起喟然之嘆於咸陽矣曹操交夷  
群雄遂定海內身為漢相日夜窺伺龜鼎不  
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梁武帝殺東昏侯覆  
齊祚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唐太宗殺建  
成元吉遂登天位而武后已生於并州宣宗  
之世無故而復河隴戎狄既衰藩鎮順命而  
朱溫生矣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



蔡君謨帖語

韓獻肅公守成都時蔡君謨與之書曰襄啓  
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  
其於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距旬日如  
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彊健果如何哉襄於  
京居尚畱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  
極今因樊都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一襄  
上子華端明閣下此帖語簡而情厚初無寒  
溫之問寢食之祝講論之佞也今風俗日以

媮薄士大夫之猥浮者於尺牘之間益出新  
巧習貫自然雖有先達篤實之賢亦不敢自  
拔以速嘲罵每詒書多至十數紙必繫銜相  
與之際悉忘其真言語不情誠意掃地相呼  
不以字而云基文僭紊官稱無復差等觀此  
其少愧乎憶二紀之前予在館中見曾監吉  
甫人與書獨不作劄子且以字呼同舍同舍  
因相約云曾公前輩可尊是宜曰丈餘人自  
今各以字行其過誤者罰一直行之幾月從



官郎省欣然皆欲一變而有欲敗此議者載酒飲同舍乞仍舊於是從約皆解遂不可復革可為一歎

### 孔氏野史

世傳孔毅甫野史一卷凡四十事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載趙清獻為青城宰挈散樂妓以歸為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因與妻忿爭由此感志文潞公守大原辟司馬溫公為通判夫人生日溫公獻小詞為都漕唐子

方峻責歐陽永叔謝希深田元鈞尹師魯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月不返畱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上萬言書甚非言不文之義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幹當官事得旨置酒蘇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遂墜計中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吳冲卿傳獻簡諸公皆不免譏議



予謂決非毅甫所作蓋魏泰碧雲駮之流耳  
溫公自用龐穎公辟不與潞公子方同時其  
謬妄不待攻也靖之乃原甫曾孫佳士也而  
跋是書云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思其人欲  
聞其言久矣故錄而藏之汪聖錫亦書其後  
但記上官彥衡一事豈非深考云

有若

史記有若傳云孔子沒弟子以若狀似孔子  
立以為師他日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何以知之夫子曰  
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  
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高瞿年長無子孔  
子曰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  
敢問何以知此有若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  
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  
曆卜祝之學何足以為聖人而謂孔子言之  
乎有若不能知何所加損而弟子遽以是斥  
退之乎孟子稱子夏子張子游以若似聖人



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不可但言江漢秋  
陽不可尚而已未嘗深詆也論語記諸善言  
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在曾子之前使有避  
坐之事弟子肯如是哉檀弓載有子聞曾子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兩語以為非君子之言  
又以為夫子有為言之子游曰甚哉有子之  
言似夫子也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太史  
公之書於是為失矣且門人所傳者道也豈  
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世所圖七十二賢

畫象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此又可笑也

張天覺為人

張天覺為人賢否士大夫或不詳知方大觀  
政和間時名甚著多以忠直許之蓋其作相  
適承蔡京之後京弄國為姦天下共疾小變  
其政便足以致譽飢者易為食故蒙賢者之  
名靖康初政遂與司馬公范文正同被褒典  
予以其實攷之彼直姦人之雄爾其外孫何  
麒作家傳云為熙寧御史則遂於熙寧為元



祐廷臣則逐於元祐為紹聖諫官則逐於紹  
聖為崇寧大臣則逐崇寧為大觀宰相則逐  
於政和其跡是而實不然為御史時以浙獄  
失當為密院所治遂撫博州事以報之三樞  
密皆乞去故坐貶為諫官時首攻內侍陳衍  
以搖

宣仁至比之於呂武乞追奪司馬公呂申公  
贈謚仆碑毀樓論文潞公背負國恩呂汲公  
動搖先烈辨呂惠卿蔡確無負後以交通穎

昌富民蓋漸故又貶元符末除中書舍人謝  
表歷詆元祐諸賢云當元祐之八九年擢黨  
人之二十輩及在相位乃以與郭天信交結  
而去耳平生言行如此而得美譽則以蔡京  
不相能之故然皆章子厚門下客其始非不  
同也京拜相之詞天覺所作是以得執政云

為文論事

為文論事當反復志致救首救尾則事詞章  
著覽者可以立決陳湯斬郅支而切未錄劉



向上疏論之首言周方叔吉甫誅獫狁次言齊威公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李廣利靡億萬之費捐五萬之師塵獲完王之首孝武不錄其過封為列侯末言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皆裂土受爵然後極言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番馬而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又曰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

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蓋其一疏抑揚援明白如此故以丞相宋康衡中書石顯出力沮害竟不能奪不然衡顯之議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

連昌宮詞

元微之白樂天在唐元和長慶間齊名其賦詠天寶時事連昌宮詞長恨歌皆膾炙人口使讀之者情性蕩搖如身生時其親見其事



殆未易以優劣論也然長恨歌不過述明皇  
追愴貴妃始末無他激揚不若連昌詞有監  
戒規諷之意如云姚崇宋景作相公勸諫上  
皇言語切長官清平太平好揀選皆言由相  
公開元之末姚宋死朝廷漸漸由妃子祿山  
宮裏養作兒親國門前鬧如市弄權宰相不  
託名依稀憶得揚與李廟謨顛倒四海搖五  
十年來作瘡痂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乞廟  
謨休用兵之語蓋元和十一二年間所作殊

得風人之旨非長恨比云

二士共談

維摩詰經言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  
疾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記曰二士共談必說  
妙法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何時一樽  
酒重與細論文使二公真踐此言得洒掃時  
撰杖屨於其側所謂不二法門不傳之妙啓  
聰繫象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可勝道哉

張子韶祭文



先公自領外徙宜春沒於保昌道出南安時  
猶未聞檜相之死張子韶先生來致祭其文  
但云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  
告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其情旨  
哀愴乃過於詞前人未有此格也

### 京師老吏

京師盛時諸司老吏類多識事體習典故翰  
苑有孔目吏每學士制草出必据案細讀疑  
誤輒告劉嗣明嘗作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

克君之語吏持以清嗣明曰此言堪為長堪  
為君真善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  
最是以語忌為嫌既尅長又克君殆不可用  
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  
器甲剝弊或言大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間無  
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珏即具稟欲獻于朝  
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敏平常無錯誤珏將  
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  
至于三其誤如初珏怒責之遂巡謝曰非敢



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

國家迫急誠不宜常日論然容臺之職以唯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

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珥愧歎而止後每為人言嘉賞其意今之胥徒雖公府右職省寺掌故但能鼓扇猥浮顧昧謝為業簿書期會之間乃漫不之曉求如彼二人豈可得哉

### 曹操唐莊宗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牧群縣皆叛賴程昱荀彧充之力全東阿鄆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唐莊宗與梁人相待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全全師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金全等賞皆不行操



終有天下莊宗雖能滅梁旋踵覆亡考其行事槩可睹矣

雲中守魏尚

史記漢書所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云魏尚為雲中守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臣以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而又申之言云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及姓名而文勢益道健有力

今人無此筆也

容齋隨筆卷第十五



容齋隨筆卷第十六

文章小伎

文章一小伎於道未為尊雖杜子美有激而云然要為失言不可以訓文章豈小事哉易賁之彖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稱帝堯煥乎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詩美衛武公亦云有文章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聖賢桀紂幽厲之昏亂



非詩書以文章載之何以傳伏羲畫八卦文  
王重之非孔子以文章翼之何以傳孔子至  
言要道託孝經論語之文而傳曾子子思孟  
子傳聖人心學使無中庸及七篇之書後人  
何所窺門戶老莊絕滅禮學忘言去為而五  
千言與內外篇極其文藻釋氏之為禪者謂  
語言為累不知大乘諸經可廢乎然則詆為  
小伎其理謬矣彼後世為詞章者逐其末而  
忘其本翫其華而落其實流宕自遠非文章

過也杜老所云文章千古事已似愛文章文  
章日自負文章實致身文章開突奧文章憎  
命達名豈文章著枚乘文章老文章敢自誣  
海內文章伯文章曹植波瀾闊庾信文章老  
更成豈有文章驚海內每語見語文章伯文  
章有神交有道如此之類多指詩而言所見  
狹矣

三長月

釋氏以正五九月為三長月故奉佛者皆茹



素其說云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  
午戌月正臨南瞻部洲故當食素以徼福官  
司謂之新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  
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人  
以謂唐日藩鎮泣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  
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也  
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  
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  
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月五  
月不可入官犯之終初其位景業曰王為天  
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  
相承由來已久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  
也

兄弟直西垣

秦少游集中有與鮮于子駿書云今中書舍  
人皆以伯仲繼直西垣前世以來未有其事  
誠國家之美非特衣冠之盛也除書始下中  
外欣然舉酒相屬予以其時考之蓋元祐二



年謂蘇子由曾子開劉貢甫也子由之兄子瞻子開之兄子固子宣貢甫之兄原甫皆經是職故少游有此語云紹興二十九年子仲兄始入西省至隆興二年伯兄繼之乾道三年予又繼之相距首尾九歲予作謝表曰父子相承四上鑿坡之直弟兄在望三陪鳳閣之游比之前賢實為遭際固為門戶榮事然亦以此自愧也

續樹萱綠

頃在祕閣抄書得續樹萱綠一卷其中載君子元撰夜見吳王夫差與唐諸詩人吟詠事李翰元詩曰芙蓉露濃紅壓枝幽禽感秋花畔啼玉人一去未回馬梁間燕子三見歸張司業曰綠頭鴨兒啞蘋藻來蓮女郎笑花老杜舍人曰鼓鼙夜戰北窓風霜葉沿階貼亂紅三人皆全篇杜工部曰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蕭散作閑人白少傅曰不因霜葉辭林去的當山翁未覺秋李賀曰魚鱗羸空排



嫩碧露桂梢寒挂團壁三人皆未終篇細味其體格語句往往逼真後閱秦少游集有秋興九首皆擬唐人前所載咸在焉閔子東為秦集序云擬古數篇曲盡唐人之體正謂是也何子楚云續宣錄乃王性之所作而託名它人今其書才有三事其一曰賈博諭一曰全若虛一曰元撰詳命名之義蓋取諸子虛亡是公云

### 館職名存

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為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祕閣次曰集賢祕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校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經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為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祕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為留滯政和以後增



脩撰直閣貼職為九等於是材能治辨之吏  
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渡以  
來初除校書正字徃徃召試雖曰館職不輕  
畀然其遷叙反不若寺監之徑捷至推排為  
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 南宮适

南宮适問羿皋不得其死禹稷有天下言力  
可賤而德可貴其義已盡無所可答故夫子  
俟其出而歎其為君子獎其尚德至於再言

之聖人之意斯可見矣然明道先生云以禹  
稷比孔子故不答范淳父以為禹稷有天下  
故夫子不復答弗敢當也揚龜山云禹稷之  
有天下不止於躬稼而已孔子未盡然其言  
故不答然而不止之者不責備於其言以沮  
其尚德之志也與所謂雍之言然則異矣予  
竊謂南宮之問初無以禹稷比孔子之意不  
知二先生何為有是言若龜山之語淺之已  
甚獨謝顯道云南宮适知以躬行為事是以



謂之君子知言之要非尚德者不能在當時  
發問問必有目擊而道存首肯之意非直不  
谷也其說最為切當

### 吳王殿

漢高祖五年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  
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十二年以三郡封吳王  
濞而豫章亦在其中又趙佗先有南海後擊  
并桂林象郡則芮所有但長沙一郡耳按芮  
本為秦番陽令故曰番君項羽已封為衡山

王都邾邾今之黃州也復侵奪其地故高祖  
徙之長沙而都臨湘一年薨則其去番也久  
矣今吾邾猶指郡正聽為吳王殿以為芮為  
王特所居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  
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為神人擊死後  
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  
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

### 王衛尉

漢高祖怒蕭何謂王衛尉曰李斯相秦皇帝



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衛尉曰秦以不聞其死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唐太宗疑三品以上輕魏王責之曰我見隋家諸王一品以下皆不免其蹟頓我自不許兒子縱橫耳魏鄭公曰隋高祖不知禮義寵縱諸子使行非禮尋皆罪黜不可以為法亦何足道觀高祖太宗一時失言二臣能因其所言隨即規正語意既直於激切中有婉順體可謂得諫爭

之大義雖微二帝其孰不降心以聽乎

前代為監

人臣引古規戒當近取前代則事勢相接言之者有證聽之者足以監詩曰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周書曰今惟商墜厥命我其可不監又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商又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歷年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作無逸稱商三宗漢祖命群臣言吾所以有天下項氏所以失天下命陸賈著秦所以



失天下張釋之為文帝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賈山借秦為諭賈誼請人主引商周秦事而觀之魏鄭公上書於太宗云方隋之未亂自謂必無亂方隋之未亡自謂必無亡臣願當今之靜以隋為監馬周云煬帝笑齊魏之失國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張元素諫太宗治洛陽宮曰乾陽畢功隋人解體恐陛下之過甚於煬帝若此役不息同歸于亂耳考詩書所載及漢唐諸

名臣之論有國者之龜鏡也議論之臣宜以為法

### 治盜法不同

唐崔安潛為西川節度使到官不詰盜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乃出庫錢置三市置榜其上曰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眠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捕彼以



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  
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殺盜於市  
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  
旦散逃出境境內遂無一人之盜予每讀此  
事以為策之上者及得李公擇治齊州事則  
又不然齊素多盜公擇痛治之殊不止它日  
得黠盜察其可用刺為兵使直事鈴下閒問  
以發盜輒得而不衰止之故曰此繇富家為  
之囊使盜自相推為甲乙官吏巡捕及門擒

一人以首則免矣公擇曰吾得之矣乃令凡  
得藏盜之家皆發屋破柱盜賊遂清予乃知  
治世間事不可泥紙上陳迹如安潛之法可  
謂善矣而齊盜反恃此以為沈命之計則變  
而通之可不存乎其人哉

### 和詩當和意

古人訓和詩必吞其來意非若今人為次韻  
所局也觀文選所編何劭張華盧諶劉琨三  
陸三謝諸人贈答可知已唐人尤多不可具



載姑取杜集數篇略紀于此高適寄杜公云  
愧爾東西南北人杜則云東西南北更堪論  
高又有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則  
云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嚴武寄杜云興  
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杜則云枉  
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運欲教鋤杜公寄嚴  
詩云何路出巴山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  
回首白雲間嚴答云卧向巴山落月時籬外  
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杜送韋迢云

洞庭無過鴈書疏莫相忘迢云相憶無南鴈  
何詩有報章杜又云雖無南去鴈看取北來  
魚郭受寄杜云春興不知凡幾首杜答云藥  
裏關心詩總廢皆如鍾磬在簾扣之則應往  
來反復於是乎有餘味矣

稷有天下

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  
時稷始封於卽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



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  
因稷而稱之

一世人材

一世人才自可給一世之用苟有以致之無  
問其取士之門如何也今之議者多以科舉  
經義詩賦為言以為詩賦浮華無根抵不能  
致實學故其說常右經而左賦是不然成周  
之時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邵甘  
晉之韓趙荀魏齊之高國陳鮑衛之孫寤孔

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游魯之季孟  
臧展楚之闞為申屈皆世不乏賢與國終畢  
漢以經術及察舉魏晉以州鄉中正東晉宋  
齊以門地唐及本朝以進士而參之以任子  
皆足以盡一時之才則所謂科目特要以為  
楷階耳經義詩賦不問可也

王逢原

王逢原以學術邢敦夫以文采有盛名於嘉  
祐元豐間然所為詩文多怨抑沉憤哀傷涕



泣若辛苦憔悴不得其平者故皆不克壽逢  
原年二十八敷夫才二十天昇其才而尚其  
壽吁可惜哉

吏文可笑

吏文行移只用定本故有絕可笑者如文官  
批書印紙雖宮觀嶽廟亦必云不曾請假或  
已登科級見官臺省清要必云不曾應舉若  
試刑法予在西掖時漢州申顯惠侯神頃孫  
宣撫司便宜加封昭應公乞換給制書禮寺

看詳謂不依元降指揮於一年限內自陳欲  
符下漢州告示本神知委予白丞相別令勘  
當乃得改命淳熙六年予以大禮恩澤改奏  
一歲兒吏部下饒州必欲保官狀內聲說被  
奏人曾與不曾犯決筭有無翦刺史曾與不  
曾先經補官因罪犯停廢別行改奏又令供  
與予係是何屬服父之於子而問何服屬一  
歲嬰兒而問曾與不曾入仕坐罪豈不大可  
笑哉



靖康時事

鄧艾伐蜀劉禪既降又教姜維使降於鍾會  
將士咸怒拔刀斫石魏園燕於中山既久城  
中將士皆思出戰至數千人相率請於燕主  
慕容隆言之尤力為慕容麟沮之而罷契丹  
伐晉連年晉拒之每戰必勝其後杜重威陰  
謀欲降命將士出陳於外士皆踊躍以為出  
戰既令解甲士皆慟哭聲振原野予頃修靖  
康實錄竊痛一時之禍以堂堂大邦中外之

兵數十萬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獲一胡端坐  
都城束手就斃虎旅雲屯不聞有如蜀燕晉  
之憤哭者近讀朱新仲詩集有託昔行一篇  
正叙此時事其中云老種憤死不得戰汝霖  
疽發何由痊乃知忠義之士世未嘗有之特  
特運使然耳

并韶

梁武帝時有交趾人并韶者富於詞藻詣選  
求官而吏部尚書蔡搏以并姓無前賢除廣



門陽郎韶耻之遂還鄉里謀作亂夫用門地  
族望為選舉低昂乃晉宋以來弊法蔡摶賢  
者也不能免俗何哉

識緯之學

圖織星諱之學豈不或中然要為誤人聖賢  
所不道也眭孟覩公孫病已之交勸漢昭帝  
求索賢人擅以帝位而不知宣帝實應之孟  
以此誅孔熙先知宋文帝禍起骨肉江州當  
出天子故謀立江州刺史彭城王而不知孝

武實應之熙先以此誅當塗高之識漢光武  
以詰公遜述袁術王浚皆自以姓名或父字  
應之以取滅亡而其兆為曹操之魏兩角犢  
子之識周子諒以劾牛仙客李德容以議牛  
僧孺而其兆為朱溫隋陽帝謂李氏當有天  
下遂誅李金才之族而唐高祖乃代隋唐太  
宗知女武將竊國命遂濫五娘子之誅而何  
武婆幾易姓武后謂代武者劉劉無強姓殆  
流人也遂遣六道使悉殺之而劉幽求佐臨



淄王平內難帝武二族皆殄滅晉張華郭璞  
魏崔伯深皆精於天文卜筮言事如神而不  
能免於身誅家族况其下者乎

真假皆妄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世間佳境觀  
者必曰如畫故有江山如畫天開圖畫即江  
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好事君  
子嗟嘆之不足者則又以逼真目之如老杜  
人間又見真乘黃時危安得真致此悄然坐

我天姥下斯湏九重真龍出憑軒忽若無丹  
青高堂見生鶻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苳香之  
句是也以真為假以假為真均之為妄境耳  
人生萬事如何特此耶







